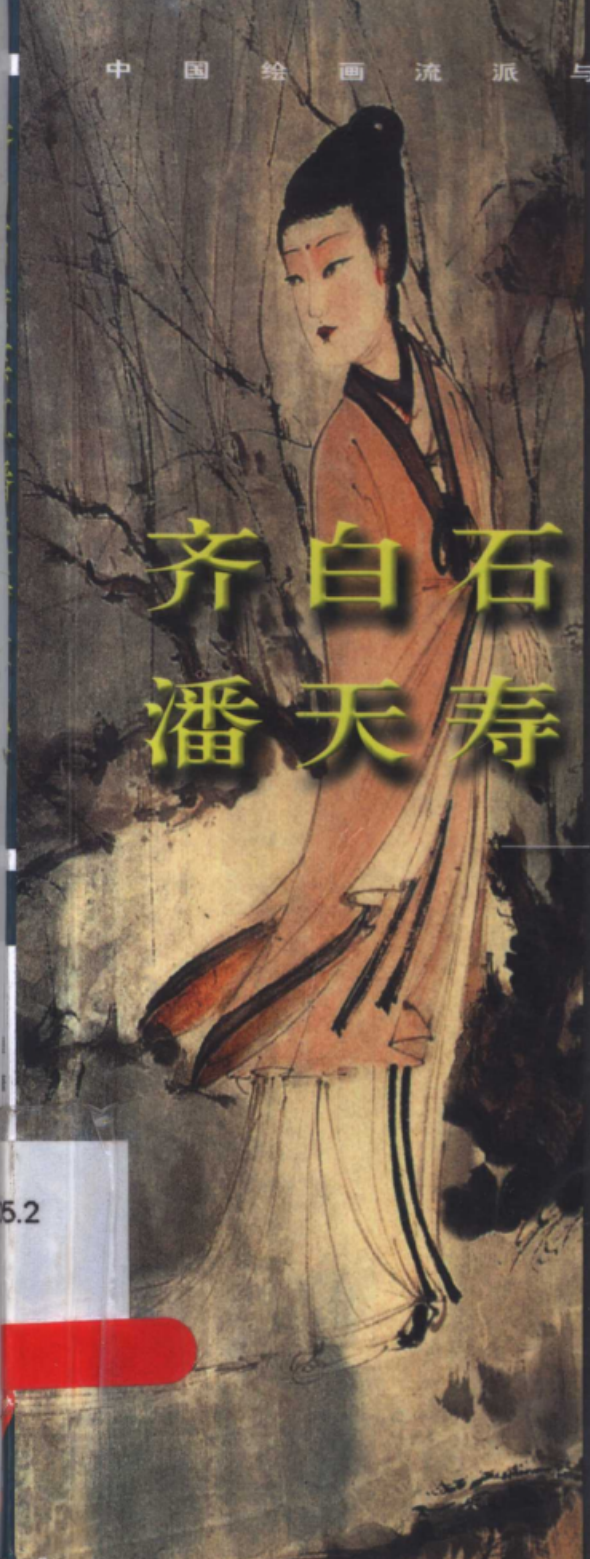


中国绘画流派与大师系列丛书



齐白石
潘天寿

黄宾虹
傅抱石

——传统的延续与演进

顾丞峰 主编 刘 墨 著



辽宁美术出版社

中

国

绘

画

流

派

与

大

师

● 徐悲鸿与林风眠

● 齐黄潘傅

● 岭南画派

● 海上画派

● 扬州画派

● 清代四王

● 清代四僧

● 明代浙派

● 明代吴门画派

● 元代四大家

ISBN 7-5314-2940-3



9 787531 429401 >

ISBN 7-5314-2940-3/J. 1955

定价: 2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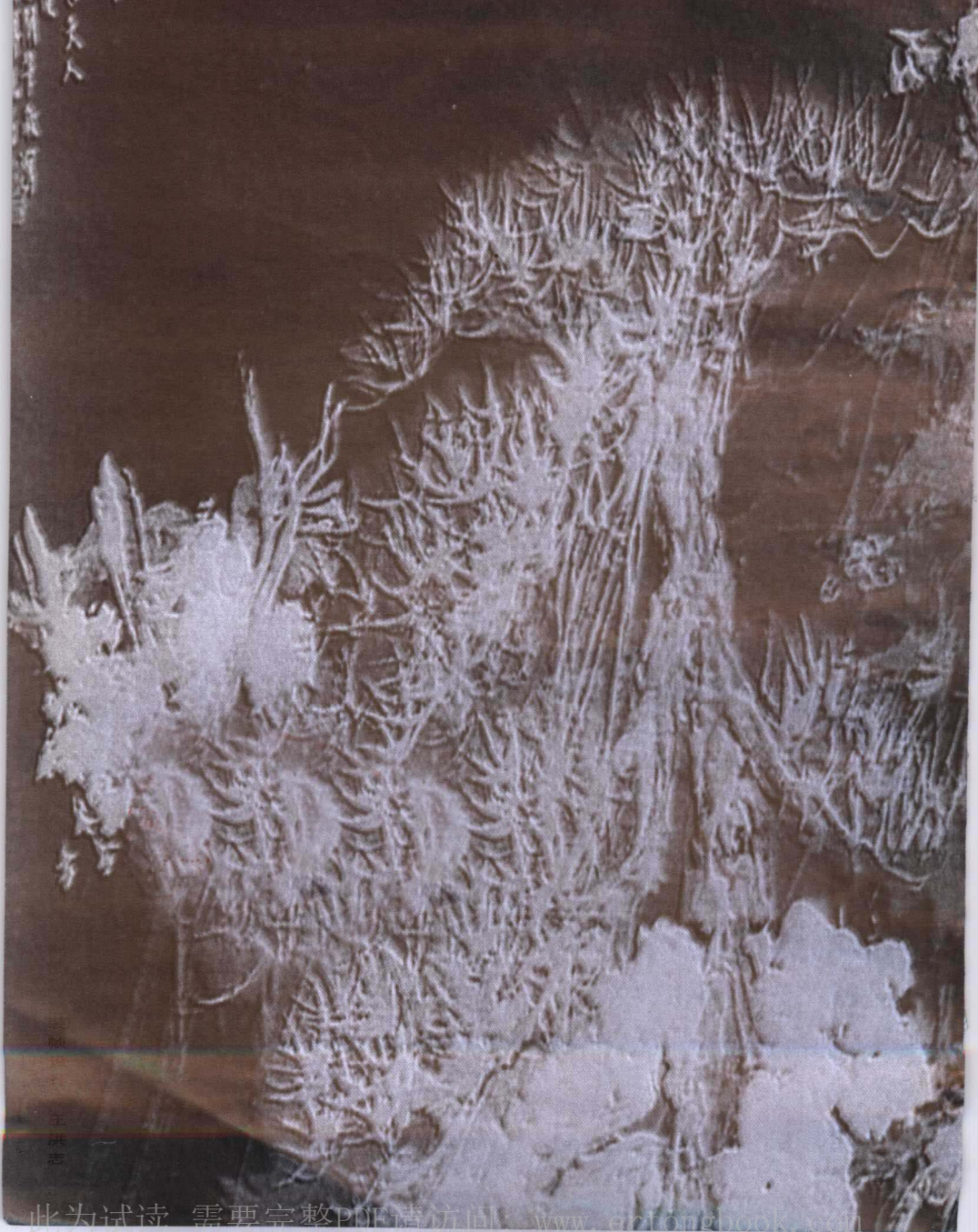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蘇州府志

卷之十
藝文志
七



中国绘画流派与大师系列丛书

齐白石 黄宾虹
潘天寿 傅抱石

——传统的延续与演进

顾丞峰 主编 刘 墨 著



辽宁美术出版社

中国
画
流
派
与
大
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绘画流派与大师:齐、黄、潘、傅/刘墨编著.
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02.1

ISBN 7-5314-2940-3

I. 中… II. 刘… III. 中国画-流派-艺术评论-现代 IV. J2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3249 号

齐白石 黄宾虹 潘天寿 傅抱石

—— 传统的延续与演进

- 
- 出版发行 辽宁美术出版社
 - 选题总策划 吴成槐
 - 主 编 顾丞峰
 - 责任编辑 刘巍巍
 - 装帧设计 王洪志
 - 责任校对 孙红 张亚迪 王岩
 - 制版印刷 沈阳7212工厂
 -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大32开
 - 印 张 5
 - 印 数 1-3000册
 - 版 次 2002年1月第1版
 - 印 次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 定 价 2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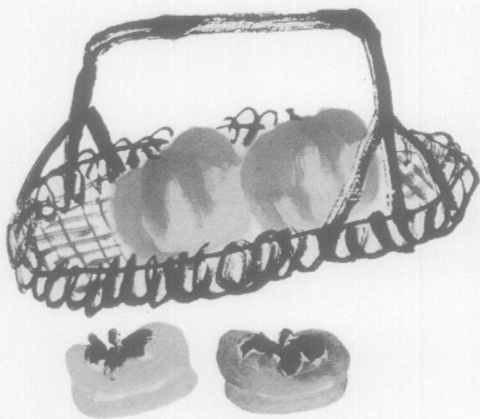
潘天寿
丁巳年
七月
画于
上海





006	序 言	
008	引 论	
020	第一章	从内部来改造中国画
038	第二章	鉴古非为复古——齐白石与黄宾虹
078	第三章	中西艺术要拉开距离——潘天寿
090	第四章	大器早成的傅抱石
102	第五章	齐白石之“趣”与黄宾虹之“法”
120	第六章	“强其骨”、“一味霸悍”的潘天寿
142	第七章	傅抱石，环境的压迫以及生命的短暂
156	后 记	

2A226/07



006

序言 历史是一道盛筵

顾丞峰



在主编这套“中国绘画流派与大师系列”丛书之前，我曾经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我所见过和读过的关于中国古代绘画的丛书可谓林林总总，难道我要做的，就为读书学史者再增加一个重复的品种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的“野心”当然不只如此。

这并不是虚妄轻狂，作为一个学美术史出身的人，我看过很多的此类书，资料积累功夫深厚者有之，人云亦云者有之，但总觉得缺一些东西。在我看来，历史资料只是各种菜肴的原料，我们的史学家与文化传承者有如一个中餐厨师，端到桌面上的，应当是能令读者狼吞虎咽或细细品味的美味佳肴，至于这道菜是从名菜系所出还是出于自创那关系不大。

但要避免两种情况：一是菜的原料有问题，不卫生，来路不正，吃下去拉肚子，这是硬伤；另一种是像西餐那样，以生原料为主，



原滋原味，但我们的胃不习惯。我在这里丝毫没有贬低西餐的意思，其实好的西餐师也是讲究口味的。

好的艺术史家应当是一个优秀的中餐师。

比喻总有其蹩脚之处，撰写历史当然不能像厨师那样以就餐者的口味喜欢为标准，历史学家还原历史、阐释历史有时并不被许多人喜欢，但意义也许就呈现在争议之后的回味中。

古人云：“运乎其妙，在于一心”，那么我们这套书的撰写者们的“一心”体现在哪里呢？我想，首先要改变的是一种叙述方式，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们用来影响他人的故事——我越来越倾向将叙述历史看成一种讲故事(History)而非展示真实(Truth)，故事的“本来面目”依赖我们的阐释，如果能令听众在听的过程中或以后对现实和文化传统产生某些启迪和反思，那就是一个成功的叙述者(Narrator)。

受容量及性质所限，这套书不是严格的学术著作；我对撰写者的要求就是以个人方式调配、烹炒煎炸，只要能奉上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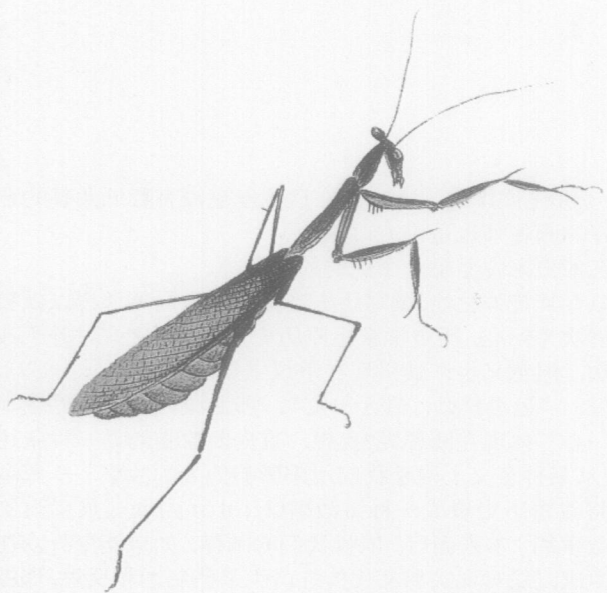
以“美餐”标准看，这套书还只是尝试着开了个头，而且每本书的完成度亦有不同，这是后话。

再说为何将本丛书定名曰“中国绘画流派与大师”。中国画历来流派众多，各流派最后都要归结到几位名震千古的大师那里，抓住了大师的线索，对中国绘画的演变的确有纲举目张之功，这是数百年来学人的经验总结；当然这与本文上面所说的“改变叙述方式”有所不符，这也是本丛书未能免俗之处，多少算一个遗憾吧。

有一点我作为主编可以问心无愧：这套丛书从选题、组稿到审稿到图片的质量把握乃至封面、版式的设计，本人都不畏其繁，事必躬亲，勉力为之，惟恐违衷。成书期间始终得到辽宁美术出版社刘巍巍女士的耐心而细致的配合，又觉幸甚；更重要的是与我合作的十位撰写者，他们中绝大多数年轻敏感，前程宽广，他们是这套丛书质量的最好保障。

隐约记得古希腊一位哲人说，历史是一道盛筵，每个赴宴者却各取所需。我们都是盛筵的攫取者，所不同的是我们攫取的是原料，生产出的是新的佳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既是贪婪的文化攫取者，也应是不懈的创造者。

2001年11月于普陀朱家尖



008

引

论



齐白石 雨后云山
约 1910-1917 年
104.5 × 28.5cm



20世纪的中国，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社会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前所未有的变化。从中国固有文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画，自然也不能不面临种种变化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日益受到怀疑甚至抛弃的时候，中国画也不能不面临着同样的命运。

早在20年代，姚渔湘曾编过厚厚的一本《中国画讨论集》，直至20世纪末，关于中国画的一些问题仍续有讨论。它既是画种的讨论，也是艺术性质的讨论。这些讨论，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画在激变年代里所面对的复杂性。社会的重压与画家内部的分化，使国画这一体裁本身产生了深刻的变异：1911年帝制结束，延续数千年之久的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亦随之崩解，消弥于形；1919年开始的新文化运

齐白石 梅花喜鹊

约 1895-1900 年

127 × 33cm

动，旧文化几乎概在打倒之列；三四十年代，即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画更因其宣传功能的先天不足而倍感寂寥；1950年后，由于新的文化政策的出台，当人们在对中国画性质的争论还没有得出什么结论之际，艺术应该为某些社会服务的义务又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占了主流。尤其是当政治权威宣布旧的文化已经崩溃，新的文化即将创造出来，过渡期的艺术的变化则更为剧烈……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时期像 20 世纪这样剧烈地变化着，中国画作为一个画种，虽然在表现方式或题材上显得略为单一，但是它的复杂性与多变性，和西方现代艺术走马灯式的变换，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即使不从文化的角度而仅仅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当艺术自身进行更新的时候，我们的目光也必须跟着更新，更何况当艺术与社会休戚相关之感异常强烈的时候，不管它是以旧的形式出现的，还是以新的形态出现。

从 20 世纪以来，艺术已经改变了它的观念，变换了它的范畴，重新解释了自己旨趣，当旧的文化传统遭



齐白石 梅花天竹白头翁
1893年
91 × 40cm

到怀疑之际，甚至也对自身的艺术性质提出了质疑。面对 20 世纪画家们的作品时，我们似乎也把握不住是应该用传统的标准，还是应该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它们，因为它往往将“继承”（指向传统一面）和“创新”（指向现代一面）扭结在一起。

传统是什么？创新的目的又何在？虽然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然而我们必须对它做出思考与回答。

不管怎么说，即使在最为典型的传统型画家那里，20 世纪的画家与以往的任何时代的画家不大一样，像这里着重要研究的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虽然可以将他们统归为“传统派”，也和我们心目中历史上的画家不一样。相对于旧式文人画家来说，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出身于名门或文化世家，他们的成长方式的各异也必然决定他们在价值观念与创作方面各异。

从我个人的立场来说，我可能更偏向于传统意义上的绘画，因而主观上要维护“中国画”的本质意义。但有一点是需要事先声明的：如果说，现代画家已经不可能再从图式上来重复古人，而且这种重复也毫无意义，可当我们从理想与价值的角度来看，就不能不侧重于中国绘画自己所拥有的一套自成体系而且不同于西方绘画的本质所在。就是这种本质，使得中国画仍然还是中国画，而不是其他的东西。





黄宾虹 百丈虬龙呈变幻
(左页图) 1902年
132 × 65cm

写到这里，我想着意提一下张少侠、李小山二人合著《中国现代绘画史》中的一些观点。尽管20世纪的画家群的构成是复杂的，但是对于张少侠和李小山来说，这些画家却可以被化约为两大类：开拓型和延续型。简单地说，开拓型的画家是走了一条与传统不同的路，而延续型的画家却不是依然在传统的老路上前进的人。不过，在我看来，从美术思潮而不是风格的角度上来说，20世纪画家可以被划分为三大类：

一类是寻求传统体系内的发展，也即是“传统派”，如吴昌硕、陈师曾、金城、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人。

另一类是改良派，源于康有为的倡议，以西画之长补国画之短，徐悲鸿、林风眠等人。

还有一类是源于陈独秀“美术革命”论而来的革命一派，国画乃在打倒一列，尽管目前我们已经不屑于和这一派的人去计较什么，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这一派却曾占过上风。

在这三大类型的画家，中，第一类相当于张、李二人所说的“延续型”，后二类则相当于他们所说的“开拓型”。他们同情“延续型”的画家却更讴歌“开拓型”的画家，并且时时可以看到他们二人在书中为开拓型的画家不能尽情开拓而扼腕叹息。



齐白石 芙蓉
1916年